

楊家駱主編 劉雅農總校

世界文庫

第四部刊要

黃書噩夢侯解

中國思想名著之一

世界書局印行

與書成於西元一六五六年，即明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噩夢成於西元一六八一年，即清康熙二十一年。倏解成書於西元一六八四年，即康熙二十三年。題作者爲明人者，從其志也。三書今皆據同治間湘鄉曾氏金陵節署刊船山遺書六十三種本及民國十九年湖南省政府交上海太平洋書店排印船山遺書七十種本參校標點排印。書中有以□□表缺字者，其原文殆爲「華夏」「夷狄」等字，爲避清廷忌諱，不敢刻出。現除黃書原極篇據船山學報會慶榜黃書宣義加以填補外，其餘可從文義推知，不敢遽改。

黃書

衡陽王夫之撰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裹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羣，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於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救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冥，濬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救，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於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華夏之於夷狄，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

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飪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爲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所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錫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阨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強，以小藩大，勢詘於所守，力僅於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蜒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字，功施鈇鉞，爛然開於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且分牧。函、崑以東，召夷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紉，割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攬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夷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蹇燕，淮夷病杞，鄭、肅、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強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故斬令支，鑠卑耳，拓西戎，

刈路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胙俎，錫彤弓，命隨會，攷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胄細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羣者爲之邱。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於孫子，須於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閒之。然後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曜，血脈強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濶之，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玄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蜺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埕，無相干雜，則役衆蠹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祀之憂，鮮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儔侶，吟眸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敵，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慙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阨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鷗夢弼，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玄之心哉！而天既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旨，羣眈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憑依，故屢濱播棄，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竊冒天下者，樹屏中區，閑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留，卽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舄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實以爲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延，彌保雲系者，則貿於相求而隱於相報也。迄於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攬握，顧盼驚猜，恐强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已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凝固鴻業，長久一姓，而債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型秦軌，白黑兼半，而强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爲禁戒。故長沙可以

支三粵之侵叛，而燕且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獯鬻氏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耐金奪侯。雖輶輔弱助，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竹，雖握禁闔，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躡駕伏尸。雖奔僭西都，不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粉、榆之苗裔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隕隕，非無自致，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六代文嬴，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虜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爲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拔已褻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強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鷙擊，輯縱橫，驅合於農則實去，要愿朴，建脆弱，驅合於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矜。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修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强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者之悲膺疾頰，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壹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於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

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干天曆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閭位，圖錄奔改，石晉北傾，恃怙蠢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強之效亦可觀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筲菲姿，負乘鉞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孤立於強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縶，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於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縢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漸滅。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擧，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斬循僅存於貨酒，岳氏遽隕於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爲甚！夫無爲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直，再折而入於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辨髮負笠，漸喪殘剛，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胃，禍長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

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魏、楊之質也，分節旄，擁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剖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遼、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息海濱，乞靈潮水，皋亭納璽，硯、島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坤壘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錮大器，瓦缶之量，得盈爲歡，嬰兒護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焉。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苞桑焉，秦、宋之繫於苕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傳，復有□□□□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所爲，彼固狃以爲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地之氣相干浚矣，亦或羸槁不能爲人救。聖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爲不得延，固以天下爲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於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庠，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其用。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呼響，無關格之疾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有事，旁撓於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扼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倖遇府設焉，或稍浮於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束溼纏繫於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兔之於驚鷹也。況其爲天子守疆圉，取必而與城共命乎！魏尚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錢糧、驛置、屯田、水利，奏最於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其壞。是龐隄詹耳，無益於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爲民之治者受於司，爲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

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厄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銳，閒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可反漢、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用文，河山用武，沙衍耐騎，籌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勇，稻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墳爭，崑崎壁守，鹵國給饘，澤國給積，澇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斄，邊徼互馬，殷道課關，其它連錫、絲枲、筋鏢、皮革、蒲篠、硝黃、翎毛、杉枹、岡桐、枨欄、漆林、苧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監漁採，則豪猾墨吏兼并閭右之所攘也，一切取足，其瘠疲不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銳可僉，厄塞可制也。請置河北、山東爲一使，江北、濟南爲一使，河南、荆北爲一使，燕南、河東爲一使，關陝、秦、隴爲一使，荆南、江右爲一使，江南、福、浙爲一使，巴西、瀘南爲一使，南贛、嶺海爲一使，嶺西、桂、象爲一使，滇、黔、洱海爲一使。此十一區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十三四。因舒婉，隨原隰，各固其圉，取材其產，蒐其軍實以聽邊關之不時。畿輔爲一使，左輔爲一使，右輔爲一使，大同爲一使，延綏爲一使，寧夏爲一使，河西爲一使。此七區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輸，轉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鉅野，臨制河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

東得東昌、濟南；東傳於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高苑；又東得登萊，極於海；西得懷慶、潞安、澤沁，扼太行，窺冀、晉，傳於山。洛陽據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岳鄆，神明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封、許、禹、鄭之屬邑，窮於滎澤；東南得南、汝；南得襄、郢、承德；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沔、開澧、清，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於淮。徐州憑黃流，睨大江，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咽隔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潞、和，盡於江；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北阻大峴，東傳於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沈邱，窮於汝、潁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忻、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孟、靜樂、平定，割鴈塞以爲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畫河；南不盡太行，以壯澤潞；東出土門，歷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或羸。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之區也，關陝、秦隴行臺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洛，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寧羌之屬，割興安、界河、南爲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鎖蜀漢；北得平涼、

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寧州、眞寧、狄道、渭源、慶、洮、平涼諸邊之劇邑，割實邊藩，爲所保守，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以司茶馬之居儲，又西不盡于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南來，雄挽中流，搏蠻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江右行臺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江得漢陽，阻沮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酃縣、耒陽、常寧，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荊州、辰、常，汭於沅，有黎平、平溪、清浪，迄於偏鎮，中括施、撒、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又南，得邵陽、新化，分瀆水爲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臨、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爲閩、廣脊，受無賴者，割以爲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臺治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寧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漸江，東有全浙，循海而南，得福、泉、興化、福寧，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鎖大江，得揚州，盡淮東，罄折江海，索腴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樊道、褒賂、武都、嚴道、夜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邛、昌，跨大渡，度相嶺，右遶東川，烏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平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阡、思

州、銅仁，窮五塞，南盡於沅。贛州咳頭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湫頭、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獠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藪；下杉關，得延平、邵武、建寧，南迤汀、漳，窮於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於灘水之交。梧州控肘楚嶠，垂臂瓊海，是灘潭、牂牁灑江之下遊，逆邀其所趣，土、漢嚙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窮於灘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南極交趾，濱於海；渡海得瓊，西泝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州、武岡、城步、新寧、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上，得都勻，犬牙楚、黔，界於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捍土蕃，南覆緬、甸、六詔，上游之雄徼，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其地全有雲南，並夷部，東逕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有貴陽，訖乎新添北緣、陸廣、赤水、烏撒，而界於瀘南；沿平伐、鎮寧，頂營募役，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於交趾。於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汎洋汎者，府自部討之，聞於臺。盜名城，躡旁邑，暨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於司馬。邊徼奔命，巨寇彌延，羽書馳於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奔走疾呼，以應其鄰左；勞逸腴瘠，搏隘勁脆，以視其往來。滑臺涉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

州沿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放瑯琊以應登萊之不逮。河南蒐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犄角畿南而撫其怠。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鴈塞以應大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寧、河曲之恤。江、湖、贛、嶺、巴、蜀、滇、黔，既隨以蠻夷，海汛分其所守，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沂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關，繞松洮，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阨，騁大梁，絕黃河以衛京畿。因裹糧兵，取給於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臺之所治，或千餘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卒相搖動，禁制不時。河北則東登萊，濱海綫通海，蓋西澤潞，太行伏戎。河南則襄陽受河下游，制鄆，西受夔、庸逋逃。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江、楚。江南則温州總海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衝。荆南則沅州領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逼瀘水，亢隰南中，威州孤懸鳥術，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汛。嶺西則雷州障交夷，縣窮髮；慶遠南扈田、泗，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陽總綫道，飛繫荒遠；楚、雄、殷六詔之中，右哀牢，左特磨，直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臺。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專之，或羸置之，以登成於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

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腹裏，而芻粟土馬，節制旌旄，秩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起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擁翠微，衡蓋輦下，左古北，右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峯，出定州，西至延慶，爲其守；北抵灤西清亢良哈之塞。永平東北極微，環海循山，外邀三岔、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輔行臺治之。接喜峯，畫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爲其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鷙，直開平之吭，右輔行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廣昌爲其守；北出興和，擴亭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衍廣野，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行臺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遶黑河而西，盡東勝，遶濁河，下偏關，抵河曲、保德，畫大河爲其守；渡黑水，擊雲內，奏集寧斥豐州之塞。蔚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西抵花馬池之右，懷抱環、慶爲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寧夏左省鬼，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由收關、洛也，寧夏行臺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盡蘭州爲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甘肅縣綴新秦，壤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莊浪，西極嘉峪，南遶西寧，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爲其守；出酒泉，修瓜沙之塞，橫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土馬，

奔他邊之棘；相附郡邑，守隧所統，往來所奏，則分隸其臺。畿輔得保安、延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崞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安、環縣。寧夏得六衛、中衛、靖虜、固原、靜寧、莊浪、隆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寧、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牧、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征調遊弈，視中區爲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於大官。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於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潞漕畿，分漕萬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漕延綏，浮渭抵陝，濟寧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橐驢之所任也。渠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耜，稍給牛具金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之任爲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牧養，不足，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踰，十八而傳，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傳子弟；子弟以卯角從軍，驗其嫻熟精嫻者傳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間，其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聞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蘆之桑弓、毒矢。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沿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廬、鳳習江北，